

大家好。我是陈心启的小女儿。我代表陈心启的家属感谢实验室为我父亲举办这场追思会，感谢今天到场的植物所的领导和我父亲生前的好友，同事，学生在这里隆重纪念我的父亲。他在天之灵一定能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深情厚义，一定会觉得很欣慰的。谢谢大家。

回顾我父亲这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父亲 1931 年出生于福州市朱紫坊的陈氏家族，陈氏家族在福州是望族，远祖是清末的刑部尚书陈若霖。光绪年间轰动福建的父子同榜登科的陈培锬是我爷爷的堂兄。我爷爷是晚清的秀才，曾在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家里做私塾先生多年，家教很严，对我父亲影响很深。父亲从小天资聪颖，但命运多舛。7 岁丧母，11 岁丧父，恰逢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家难，一个孤儿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但我父亲日后在回忆那段时光时只是常常谈起那时经历过的一些传奇的事情和帮助过他的人，对他所遭受的苦难却很少提及。所以我父亲的性格里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坚忍和豁达，从不自悲自怜。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他才能在逆境中逆流而上，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完成了全部学业，考上了福建农学院也就是今天的福建农林大学，最终考入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

童年生活的艰辛，除了养成了我父亲坚韧，好强，自律，勤奋，隐忍，乐观豁达的性格，还赋予了他很高的生活智慧和一颗宽厚慈悲的心。这些品质是他一生在事业上不断追求，自我完善，能够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动力和做人做事的原则，帮助他顺利度

过生活上的一道道难关，走出童年的坎坷，走过文革期间动荡的岁月，克服了青年时代身体的病痛，走向他人生的辉煌。我父亲的精神境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永远是我们陈家后代子孙学习的榜样！

2019年10月，我父亲因为尿血，到医院检查诊断为癌症晚期，已经远端转移。不能做手术和放疗，我父亲不愿做化疗，所以只能做保守治疗也就是内分泌治疗。患病后我父亲非常坚强和乐观，治疗效果也很好。但一年后病情恶化了，用尽了现有的医疗手段都没能阻止癌细胞在全身扩散，今年春节的初七我父亲突然不能行走，双腿没有感觉，是癌细胞已经侵蚀腰椎神经造成下肢瘫痪。紧急住进海淀医院泌尿外科进行支撑性治疗，前三周效果不错，后来开始发高烧，肺部感染，胸腔积液，呼吸困难，越来越虚弱，直至昏迷。回想我父亲最后的这40天，对于癌症终末期患者来说是安宁的，医院的医生护士给与了最好的治疗和照顾，没有太大的痛苦，身后事都安排妥当，我们子女每天都陪在他身边。唯一的遗憾是他没能再见到我母亲，从此天人永隔。

我父亲生前多次谈到他的后事问题，坚决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遗体要捐给医学院做医学研究。我们答应他一定做到。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想来送他，和他做最后告别，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也请你们原谅。我想我父亲是不想你们看到他最后饱受疾病折磨的样子，希望留在你们心中的永远是他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样子。这也是他最后的骄傲和倔强。

捐献遗体的事最终我们子女不忍，说服了他，百年后在郊区买块墓地，等妈妈百年后和妈妈葬在一起，三个孙辈都在国外没法回国，以后回国了有个地方祭拜他，结婚生子了也要告诉他一声。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就是我们最亲爱的父亲，我妈妈最爱的丈夫，孙辈们最爱的爷爷和外公。为人至诚至善，做学问严谨执着，对家人体贴爱护，宽厚慈爱，克己无私！我们永远爱您！

最后再次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多保重身体！